

俺娘

张林
著



母亲诞育生命乃宇宙间伟大之事。娘生了我两次。
——延佛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精英天卷
CS-BOOK1

张外借

俺娘

My Mother



张林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雅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俺娘/张林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04-8261-9

I. ①俺… II. ①张…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7986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名家经典·文学

AN NIANG

俺娘

著 者:张 林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特约策划:李 荡 妙 渡

插 图:裴 曼

摄 影:张建斌 王小吾 王洪涛

装帧设计:潘雪琴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290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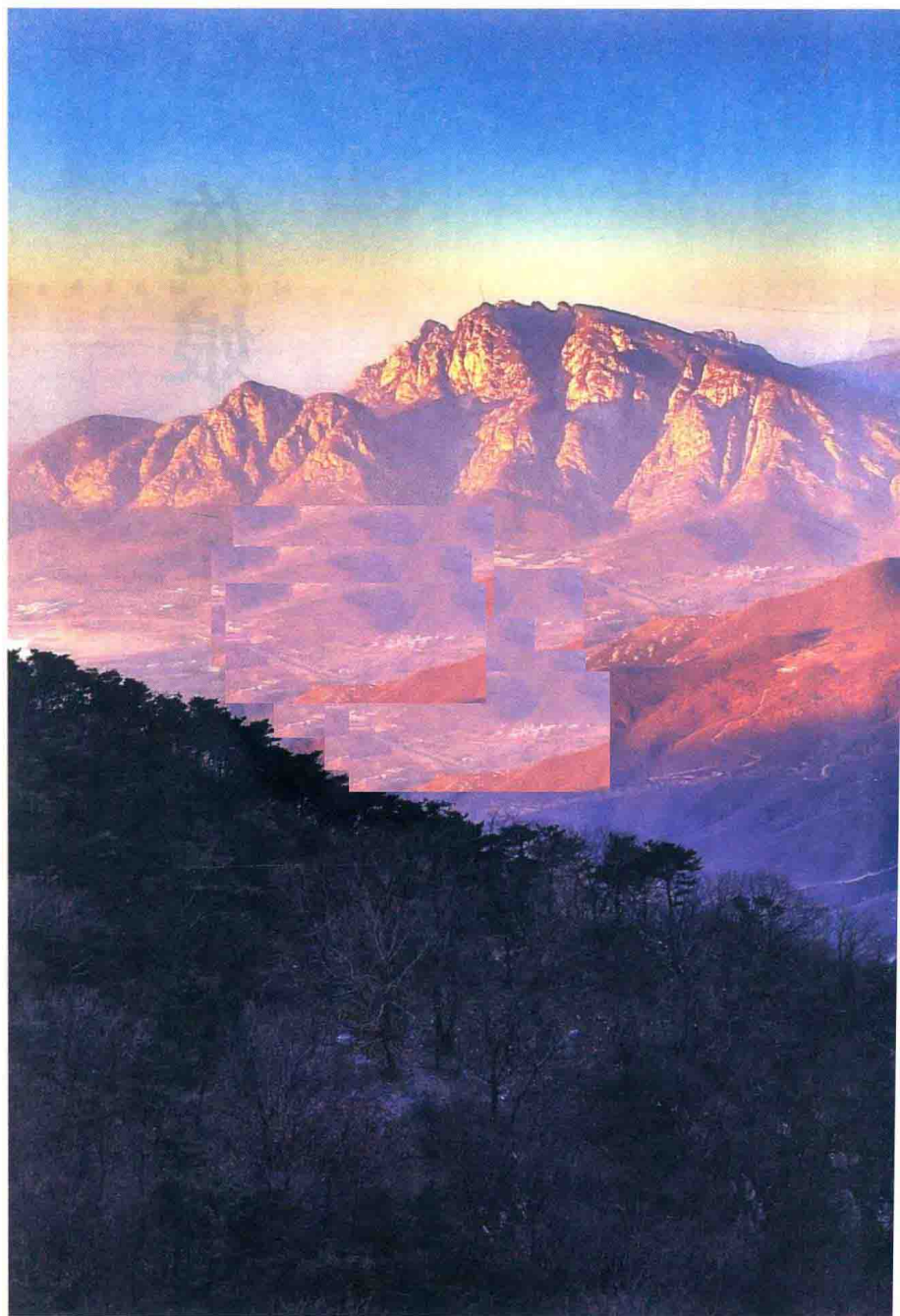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26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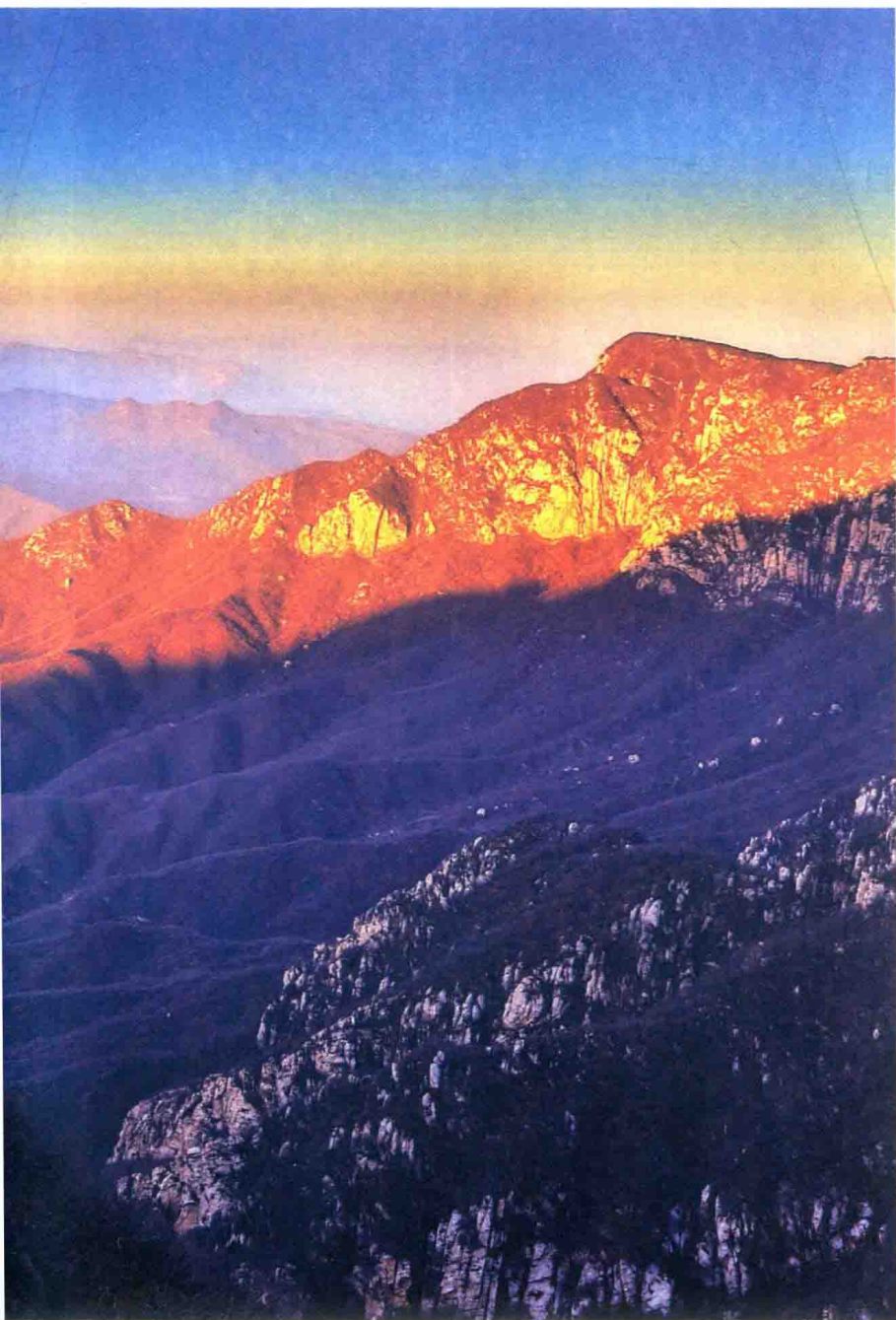
定 价:4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嵩山 王洪涛摄



代
序

娘给了我两次生命

母亲节那天，天底下有妈的孩子似乎都成了大孝子，忙着发微信、打电话或是回家送温暖，亲口说上一句“妈，我爱你”。

每到这一天，我心里就有一种隐痛。

我没有娘了。

没有娘了，儿子就当到头了。想说一句想念的话，怕她也听不到。

娘病重那天，我赶回家，她眼睁着，却已不能说话。她看见我，嘴唇翕动，努力地想说什么。我拉着她的手，把耳朵贴在她的嘴边，想听清她的声音，可是她终于什么也没说。

娘离开我已经 31 年了。我时常会梦到她，看到她一袭白衣，无声地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如同一位欲言又止的菩萨。我惊醒，却什么也没有。

这样的梦，没有对别人说过，只在心里问：“娘，你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肉体不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而是另一次开始，但是，再也见不到娘这件事，永远是我不能解开的心结。

娘活着的时候，为了教我学好，说过很多话，可是我嫌她啰唆，嫌烦，有时候听她说半天，却一句也没往心里去。可是现在，你日想夜盼，想听见娘的声音，却什么也听不见，万籁俱寂，只剩下你的心跳和眼前被泪水模糊的一切。

娘从小在诗书之家长大，在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对《周易》《黄帝内经》多有涉猎。在与她同时代的女子之中，她无疑是佼佼者。只可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造化弄人，徒呼奈何。她后来在无奈之中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俺爹，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善良农民。

因为得不到希冀的爱情，俺娘便把她的理想与愿望寄托在我身上。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

而我因为从小家贫被人看不起，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理，喜欢打抱不平，讲究哥们儿义气。曾因为饥饿，偷吃生产队的玉米棒子，还因为打群架弄伤了别人的眼睛，惹下许多是非，让娘大伤脑筋。

按现在的说法，俺娘是个“虎妈”，在我面前，她不苟言笑，十分严厉。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从小出名的捣蛋鬼，是在俺娘的笤帚疙瘩底下长大的。

娘爱面子，再穷再苦，平生不曾拿过生产队一粒粮，不曾欠过别人一分钱。那时候，生产队为了防止社员放工时把队里的粮食带回家，经常会排队检查每个人的衣服，但是俺娘是唯一的“免检”人员，因为她的人品太好了。但是，我却让她接二连三地在众人面前丢脸，让她不停地去向人家赔着笑脸道歉。

道歉之后，一定是我罚跪挨打的时候。

俺娘打我下手很重，只要逃不脱，我的屁股一定会肿得老高，睡觉都得趴着。

那时我对俺娘一是怕二是恨，甚至还怀疑过我不是她亲生的。

在我 30 岁之前，我对俺娘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如果我没有受伤，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母子之间血脉的连接有多么紧密、多么厚重。

那一年，我从高压电线杆上跌落的瞬间，我的日子坍塌了：我变成了一个洪水没顶的人、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每次挣扎都有窒息的感觉。

当我的肉体在生死之间挣扎的时候，我的精神也在沉沦和毁灭之间徘徊。

家庭一蹶不振，重回赤贫，更可怕的是这里的冷漠如冰窖一般。至爱亲朋一个嫌弃的眼神、一次有意的疏远，都会像庖丁解牛的钢刀，把我肢解得体无完肤。

不是他们太无情，而是我太脆弱。

特别是那个你寄予了最大希望、曾经生死相许的人，却挥手斩断了你所有的念想。

当我坠向深渊的时候，娘伸出了手臂。

有人说，娘手上的劲跟着孩子长，孩子长多大，娘的手劲就有多大。娘死死地拉住了我。

只有我知道，我的身体有多么沉重；只有我知道，俺娘拉住我需要使出多大的气力。

俺娘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的儿子。”她带着我来到嵩山深处的山洞和废弃的寺庙中度日。

这看似为了生存的出走，实际是因为尊严的需要。

7 年时间，2500 多个日夜，我与娘住在大山深处。缺吃少穿，被人驱赶，甚至猪都跟我抢食，狗也与我争饭，那滋味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娘有过绝望，经常背着我痛哭，但是擦干了眼泪，她转身就又是“虎

妈”了。俺娘知道，如果她垮了，我这个儿子是活不下去的。

娘用并不坚强的肩膀扛起所有的苦难，用“孙子瞑脚，兵法修列”“朱熹目盲腿瘸，终成大师”的故事激励我刻苦自学，与我一起默默行医行善，用祖传秘方免费给人治病，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农民前来求医。

最难忘的是，在严寒的冬夜，俺娘用自己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腿。娘还自己制药，治好了我严重的褥疮。

在俺娘看来，我这个垂死之人能活着就是她生命的意义。娘的梦想是让我这个不会走路的儿子攀上高山。娘不仅仅想要我活着，还想要我活得有尊严。

娘的信心和努力如同一根不言不语的纤绳，只是使劲拉着我，一步一步朝前走。娘清楚地知道，在这条路上，她终会因衰老和用力过度而死去，但她不会停脚。

娘历尽苦痛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又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而当命运把我推入绝望的深渊，使我生无可恋之时，娘又一次为我开启了生命之门，使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

娘分明是给了我两次生命。

后来的岁月里，我将废弃多年的登封大法王寺建成了大殿七进、房屋数百间、占地 2000 余亩的宏大寺院，寺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娘却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切，她于 1986 年因病去世。

俺娘走了，我永远不会再有娘了。

小的时候，娘曾对我说，等你将来出息了，把娘带到一个不挨饿、不受累的地方去，可我没能实现娘的愿望。受伤后，看见娘跟我在山洞里挨饿受冻，我羞愧地对娘说，我这辈子也不能孝敬你了。娘却笑着对我说，娘那是说着玩哪，不吃苦受累，还要娘做啥。

现在，我在高山之上，娘在九泉之下，阴阳两隔，我就算想给娘倒口水，娘也喝不到了。每想到此，我就感觉锥心的痛。

唉，娘这辈子真没享过一天福啊！为了我，她生生把自己最后一滴血也耗尽了。娘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宽。这世上，没有谁敢说报得了娘的大恩。

娘生前曾经交代后事说，把我埋在你经常能去看望的地方，省得娘想你了找不着你。我照娘说的做了。我在娘的坟前守了整整 100 天，这也是我唯一能为娘做的了。

一晃 30 多年过去，我还会时常梦到娘。我知道，娘是记挂着我的，舍不得走远。停笔那一刻，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幻觉，仿佛娘就站在我面前，笑着说，连福，娘来了……



2017 年 6 月于河南嵩山

目 录

Contents

代序	娘给了我两次生命	1
第一章	侯家有女	008
第二章	尚氏孤儿	017
第三章	求子	029
第四章	施者富贵	043
第五章	童谣	054
第六章	学费	067
第七章	关于吃饭那些事	083
第八章	要饭也是见世面的一种方式	098
第九章	叛逆	115
第十章	宽恕是一条河	133

第十一章	娶媳妇	163
第十二章	恩姐	187
第十三章	祸从天降	199
第十四章	自杀	217
第十五章	石船	231
第十六章	老母洞	251
第十七章	大仙沟	273
第十八章	莲花寺	291
第十九章	告别	319
尾 声		331

附 录	俺娘和我收集整理的中医验方	340
-----	---------------	-----

后 记		344
-----	--	-----

题记



你的伤口在哪里，
你的生命之花就绽放在哪里。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

那是与嵩阳书院一墙之隔的一面山坡，荒草没腰，一扇柴门。

荒草之中，盘踞着古窑倾塌时遗下的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
三孔窑洞立在那儿。

四周空寂无人。只有一只鸟在细雨中浅吟低唱，啼声婉转。

这里曾经住过俺娘。

猛然间，窑洞里仿佛有一串笑声传来，又似有轻轻的耳语和窸窣窸窣的脚步声。

那是俺娘。

她豆蔻年华，长发及腰，步态轻盈。

她纯洁善良，血脉里充满了慈爱的力量。

她在这里尽情地演绎了默默无闻又轰轰烈烈、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的人生。

我正想喊她，可她的身影和声音突然消失了。

定睛看去，空旷依然。

生命无声无息地随着岁月飘逝而去，俺娘的声音、俺娘的体温、俺娘的快乐与泪水，都已不复存在，空留几孔残破的旧窑。

一切的一切，转瞬成空。

心很痛，像刀扎一样。

佛说，生命不死，循环往复。就如时钟，转了一圈，总会再回来。

我却再也没有见过俺娘。有一次在梦里，她问我说：“儿啊，肚子饥不饥？晚上睡觉冷不冷？”

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只有眼角留着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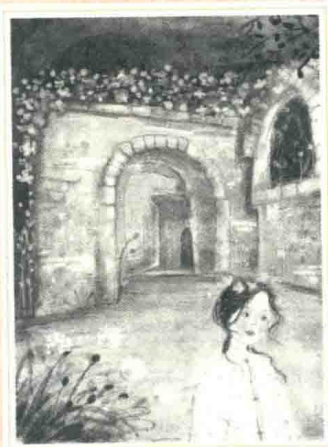
佛又说，生死一如，何足忧喜？肉眼看假，慧眼观空，法眼见中，有如鹤立雪中，愚者看鹤，聪者观雪，智者见白。

我却忘不了俺娘。我看见她怀里揣着一件东西在红尘中穿行，她小心地呵护着，想让这东西千年不朽，万年不坏。

我问：“娘，你怀里揣的是啥？”

俺娘说：“儿啊，是慈悲。”

古窑口，一枝山花，挂着雨滴，开得正浓。





3月里，登封山野里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了。拥挤细密的花儿们沿着山坡层层叠叠铺排开去，风一吹，满天满地都是炫目的黄和沁人的香。

比油菜花更招摇的是一队正从花田里穿行的迎亲队伍。三乘花轿、一匹老马、一队唢呐，前后两乘小轿里各坐两位男家的“娶女客”，给新媳妇留着的那乘花轿里坐着一个压轿的小男孩。

小轿如同花海里游过的红船，又如同湖面上掠过的一队蜻蜓。

三乘花轿十二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面明晃晃的小镜子和一朵花，新媳妇那乘轿顶上还用红布系了个绣球样的大花。轿子抬在轿夫肩上，一颠一颠，小镜子把早晨的阳光变成几块欢快的光斑，跳个不停，煞是喜庆。

嘀嘀嗒嗒吹唢呐的是两个小伙，腮帮子鼓得老高，眼珠子瞪得像铜铃铛，看到路过的村子里姑娘媳妇们跑出来看热闹，更是憋足了劲吹个不停。吹笙的是位老者，虽然也很卖力，但这种乐器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忧伤。

21岁的新郎官尚根有左肩右斜披着红花，骑在一匹瘦马上。他双手紧抓着马鞍上的铁环，腿把马肚子夹得很紧，面带慌张之色，一望便知是个从未骑过马的新手。

迎亲队伍从马庄逶迤而出，要去八里外的书院村迎娶新娘侯荣花。

书院村坐落在嵩阳书院的正门附近，因此就有了这么个书生气十足的村名。